

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仁貴征東

## 第四回 鐵板道士遁野馬川 屠爐女夜棄黃龍嶺

詩曰：盡誇妖道法高強，野馬川邊戰一場。

鐵板欲傷年少將，那知老將勇難當。

尉遲寶林走馬取了二關，朝廷大悅。說：「御姪其功非小。」吩咐改換大唐旗號，查盤錢糧，養馬三日。眾將稱贊尉遲寶林之能，尉遲恭好不得得意。

次日，發炮起行，望野馬川進發。早有小番告急，本章如雪片一般飛報到木陽城。狼主大驚，急召齊花知平章胡獵等議事。眾文武入朝，朝參已畢。傳旨：「大唐兵已奪三關，諸卿有何良策，可退唐兵？」早有元帥祖車輪出班奏道：「狼主放心。待臣操演三軍，起兵退敵，殺退大唐人馬，易如反掌之間。」狼主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傳旨作速操演人馬退敵，以安朕心。」元帥領旨。

不講狼主之事，再表大唐兵到了野馬川，吩咐放炮安營，朝廷開言說：「御姪，你走馬破了二關，功勞不小，今日這一座野馬川，為何御姪就不能走馬出兵，沒有膽子去破關麼？」寶林叫聲：「陛下有所不知，臣雖年小稱雄，因看得金銀二川守將本事欠能，故臣可以走馬取關，今野馬川關將本事利害驍勇，況且又有仙傳異法，十分難破，故此臣不敢誇能。」太宗說：「御姪，此關有甚妖人把守，善用異法害人麼？」寶林說：「陛下，那關將名喚鐵板道人，他用一尺長半寸闊鐵打成的，叫做鐵板，方口一塊，念動真言，發在空中，有一萬喪一萬，有一千喪一千，多要打為泥灰。」太宗說：「此人邪法利害，怎麼樣處？」徐茂功開言說：「陛下不必多慮，此乃妖道邪法，籠駕在此，正能壓邪，那怕妖法。明日開兵，自然取勝。」寶林說：「待臣明日討戰便了。」

再表次日，打鼓聚將，元帥升帳，諸將兩旁站立。小將軍披甲上馬，領令出營。敬德昨夜聽得兒子所言關中妖道利害出奇，說道：「待末將出去掠陣。」元帥說：「我主有言，妖道甚是利害，待元帥同眾將一齊出營，觀看妖道怎樣邪法，如此利害。」眾將俱應。營前發動戰鼓，寶林來到關前，上面箭如雨下。寶林說：「休得放箭，快快叫守將出來會俺。」把都兒報入帥府說：「啟上道爺，外面有唐將討戰。」那李道人呼呼大笑說：「大唐兵將分明來送死了，他白道走馬取了三關，卻不知我爺的異法利害，也敢前來走馬，叫他認認爺的手段看。」吩咐備馬，通身打扮，跨上雕鞍，拿一口孤定劍，身藏法寶，帶了把都兒，來到關下，吩咐放炮開關，一馬當先衝出。寶林抬頭一看，好一個怪面道人，頭如笆鬥，眼似銅鈴，尖嘴大鼻，海下紅胡，根根如鐵線，身穿皂羅袍，手執孤寶劍，來到陣前，把劍照寶林劈來，寶林把槍噶哪一聲架住；又一劍砍來，又把槍架開了。寶林說：「妖道，看小爺的槍。」劈面刺來。李道人把雙劍架起，交了三個回合，那裡敵得過，口中念動真言，祭起法寶，往空中呼的一聲，有數道霞光衝起，直望寶林頭上打將下來了。寶林抬頭一看，嚇得魂不附體，「阿呀，不好了。」帶轉馬頭，正望營前逃走，李道人指點鐵板隨後追來。尉遲恭看見兒子破妖法追去，心內著忙，冒鐵板下衝進來。李道人只顧傷寶林，不提防敬德衝進來，要收這鐵板打敬德來不及了，被敬德衝到肋下，攔腰這一把，用力一提，李道人把身一掙，尉遲恭年紀老了，在馬上一晃，兩個都翻將地下來了。敬德手一鬆，扒起身來，不見了妖道，借土遁而走了。少不得徵西裡邊還要出陣，這是後事，我且慢表。且說尉遲恭見妖道走了，即上馬叫眾將衝關，後面大小三軍一齊衝進關中。小番看勢頭不好，棄了野馬川，飛奔黃龍嶺去了。查盤錢糧，改換旗號，養馬三日，發炮起行。往黃龍嶺進發，此話不表。

再講黃龍嶺守將，你道什麼人，乃是一員女將，叫做屠爐公主，乃是狼主駕前有一位屠封丞相，就是她父親，因見她能知三略法，會提兵調將，善識八卦陣，兵書、戰冊盡皆通透，力氣又狠，武藝又精，才又高，貌又美，所以狼主將她繼為公主，十分寵愛，加封在此鎮守黃龍嶺。這一日，正與諸將商議退敵之策，忽有侍女稟道：「啟娘娘，野馬川上有小番要見。」公主吩咐傳他進來。番子跪伏在地說：「公主娘娘不好了，野馬川已被大唐兵奪去了，明日就要來攻打黃龍嶺了。」嚇得屠爐公主面如土色說：「列位將軍，他前日取了白良關，到也不在心上，如今看起來，真算中原人馬實為利害。殺得俺這裡勢如破竹，今日取了銀靈川，明日失了野馬川，多是走馬成功的。如今五關已失四關，若黃龍嶺一破，木陽城就難保了，與他開不得兵的。」

諸將皆曰：「公主娘娘，那南朝兵多將廣，不可開兵，使個計策殺他片甲不回，捉住唐王，才無後患。」公主心中一想：「有了，灑家有良策在此，管叫中原兵馬有路無回，盡作為灰。」眾將道：「娘娘有何妙計？」公主說：「此計不可洩漏，你們聽我之令，關頭上多要旌旗，密密把關門大開，吊橋放下，我們領了關中小番，竟往木陽城去見父王狼主，共擒唐將，同捉唐王，把黃龍嶺兵馬盡行調空，誘引唐兵進關前來中計。」那眾番將聽了公主娘娘之令，誰敢有違，連忙吩咐五營八哨把都兒們，擺齊陣伍，裝載糧草，把關門大開，多立旌旗。公主娘娘帶領眾將，多往木陽城去見狼主不表。

再講唐王人馬，這一天到了黃龍嶺，有探馬上前稟道：「啟元帥爺，前面是黃龍嶺了。但見關頭上旌旗飄蕩，並無兵卒，大開關門，吊橋不拉起，不知什麼詭計，故此稟上元帥。」秦瓊呼呼冷笑說：「諸位將軍，你們不要藐視此關之將無能，大開關門，兵卒全無，內中有計。今日御駕親征，諒無大事，你們須要小心進關，看他使何詭計。」程咬金叫聲：「元帥，非也。我們姪兒連奪四關，盡不用吹毛之力，黃龍嶺守將難道豈不曉得？決然聞此威名，諒不敢與我們開兵，所以棄關逃走了。不要說姪兒年少英雄，就聞我老程之名，也膽戰心驚的，那裡有什麼詐，分明怕我，逃遁了去。」秦瓊說：「你通是呆話，不必多講與我。」吩咐大小三軍進關去。元帥一出令，三軍多望關中而進。就著尉遲寶林四處查點明白，恐防暗算，或有奸細，一面發令安營，人馬扎住。那太宗問道：「御姪，如今前面什麼關了？」寶林說：「陛下，沒有什麼關了。就是木陽城，赤壁康王所住之地。」太宗大喜，說道：「諸位王兄，聞得番邦之將利害異常，原來如此平常的，焉及王兄們驍勇，一路打關攻寨，並無阻隔，如今兵打木陽城，有幾天成功得來。」眾臣道：「一來靠皇天，二來靠陛下洪福，三來諸將本事，必要攻破番城，活捉番王，得勝班師。」太宗大喜。吩咐營中大排筵宴，賞賜公卿。當夜不表。

次日清晨，元帥傳令發炮起行，往木陽城而進。

再講木陽城內狼主千歲，身登龍位，有左丞相屠封、右元帥祖車輪，文武二臣，朝賀已畢，狼主說：「元帥，魔家此國只靠元帥之能，今日被唐兵殺得勢如破竹，十去其八，昨日又報野馬川已失，元帥操演人馬已熟，速速興兵到黃龍嶺，與王兒同退唐兵還好，不然黃龍嶺一失，魔家就不好看相了。」

元帥叫聲：「狼主放心，這兩天忙得緊，日夜操演三軍，今日有鐵、雷二將，在教場會火箭，待臣今日去看了操，然後明日到黃龍嶺同退唐兵。」祖車輪辭朝，教場中去了。有番兒報進：「啟上狼主千歲，公主娘娘帶領本部番兵進城來了。」康王聽了此言，不覺一驚，開言叫聲：「屠丞相，王兒如此膽大，輕身到此，黃龍嶺有卵石之危，何人把守，豈不干係？」屠封說：「狼主，那公主不知有甚事情，且召進來。」康王就命番臣番將迎接公主娘娘。

文武番臣領旨出迎。公主聞召，同諸將走上銀鑾殿，公主俯伏說：「父王狼主，千歲，千千歲。」康王叫聲：「我兒平身。」說：「王兒，今唐兵到黃龍嶺，正思無計可退唐兵，汝不保汛地，反帶兵到此，豈不關內乏人，倘被他取了黃龍嶺，如之奈何？」公主叫聲：「父王有所不知，臣兒若要保守此關，諒不能夠，況南朝蠻子好不利害，倘然失利與他，破了黃龍嶺，臣兒之罪也。故此傳令諸將，反把關門大開，回來見父王，有個絕妙之計，叫南朝人馬一個也不能回朝。」康王說：「王兒有何妙計，捉得唐王，其功非小。」

公主說：「此計名曰空城之計。木陽城北四十里之遙，有座賀蘭山，做了屯紮之處，把木陽城軍民人等，多調在賀蘭山住了，做了一個空城，把四門大開，旌旗高扯，大唐人馬進了城，我們把木陽城團團圍住，不能出去，糧草一絕，豈不多要喪命。」公主正在設計，元帥祖車輪也進朝門。一聞此計，說：「公主計甚好。但是大唐人馬肯進城，一定是死。然唐營之中豈無智謀之士，只

怕識得空城之計，不進城來，便怎麼處？」公主說：「元帥，城中或者不進，營盤紮在城邊，只須元帥周備，如此，如此；恁般，恁般。怕他不進城去！」元帥叫聲：「好計。」狼主心中大悅，說事不宜遲，傳魔家旨意，令城中軍民人等，盡行搬出，到賀蘭山去了。然後狼主部令了數萬人，竟退到賀蘭山紮營。元帥當下調兵埋伏，暗中探聽不表。

單講大唐人馬，離了黃龍嶺下來，三天到木陽城，探子報導：「木陽城大開，不知何故。」秦元帥忙問徐茂功道：「二哥，究竟那些番狗使的什麼計？」茂公叫聲：「元帥，此乃空城之計，引我兵進了城，那時就要圍住，絕我糧草。此計不可上他的當，就在此安營在外。」程咬金說：「徐二哥，又在此說混話，什麼空城計不空城計，這班番狗，懼怕我們，多逃遁去了。那裡有什麼計？及早進城，改換旗號，好班師。」茂功說：「我豈不知。誰要你多言！」元帥傳令大小三軍，不必進城，就此安營。放炮一聲，安下營盤。此時卻是日已過午，君臣暢飲，直吃到三更，軍士飛報進來報上：「王爺、元帥，不好了，營後火發。正南上有二支人馬，盡用火箭射將過來，三軍營帳多燒著了。」元帥聽得呆了。太宗汗流脊背，聽一聲看：「阿呀，不好了！」沸反滔天，自己營中多亂起來了。茂功說：「中了他們的計了，諸位將軍，快些上馬保駕。」元帥上馬提槍，衝出營門，尉遲恭父子兩騎馬也出營外，馬、段、殷、劉，措手不及，端了兵器，保定天子，程咬金拿了開山大斧，一擁出營。抬頭一看，嚇殺人也。但只見正南上有兵，東西二處也有人馬，燈球亮子，照耀如同白日，火球、火箭、火槍，打一個不住，四邊有數萬人馬殺來。唐兵心慌，三軍受傷者不計其數。天子叫聲：「先生，如之奈何？怎麼處？」抖個不住。茂功無法，只得傳令，把人馬統進城中，暫避眼前之害。大小三軍那裡還去卷這些物件，只得多棄撇了，望城中逃命要緊。諸大臣保定龍駕，一擁進城，把四門緊閉，扯起吊橋。其夜亂紛紛安住了。再講外面元帥祖車輪大悅，說道：「唐兵落我的圈套了。」吩咐大小兒郎，就此把四門圍住，不許放唐卒一人，違令者斬。一聲答應，四支人馬，將城圍得水洩不通。放炮三聲，齊齊紮下營盤。早已東方發白。賀蘭山狼主御駕，同了屠封丞相，屠爐公主，領了二十萬人馬，又是團團一圍，真正密不通風。

再講城中唐王坐了銀鑾殿，元帥住了車輪的帥府，諸將安歇了文武官的衙門，數萬人馬扎住營盤。軍士報導：「啟上萬歲爺，那番兵把四門圍住了。」

茂公說：「不好了，上了他當了。如今糧草不通，如之奈何？」尉遲恭說：「軍師大人，不免且到城上去看看。」元帥說：「老將軍之言有理。」天子說：「待寡人也到城上去走一遭。」眾公卿多上雕鞍，帶隨身家將。萬歲身騎日月驢驪馬，九曲黃羅傘蓋頂，出了銀鑾殿，來到南城上一看，大驚說：「阿呀，嚇死人也。好番營，十分利害。」君臣見了，大家把舌頭伸伸。元帥叫聲：「諸位將軍，你看這一派番營，非但人馬眾多，而且營盤紮得堅固，不是兒戲的。我軍又難以衝出去，他們糧草盡足，當不得被他困住半年六月怎麼處？況我糧草空虛，豈不大家餓死。」天子龍顏納悶，諸將無計可施，只得回衙。三天過了，大元帥祖車輪全身披掛，出營討戰。有軍士報進：「啟上萬歲爺，西城外有番將討戰。」天子嚇得面如土色，叫聲：「秦王兄，番將如此利害，在外攻城，如何是好？」元帥說：「陛下，不妨，待本帥上城看來。」叔寶上馬來到西城上，望下一看，見有一將生得來十分兇惡，面如紫漆，兩道掃帚眉，一雙怪眼，獅子大鼻，海下一部連鬚鬚鬚，頭上戴一頂二龍嵌寶烏金盔，鬥大一塊紅纓，身穿一件柳葉鎖子黃金甲，背插四面大紅尖角旗，左邊懸弓，右邊懸箭，坐下一匹黑點青鬃馬，手執一柄開山大斧，後面扯起大紅旗，上寫著：「紅袍大力子大元帥祖」，好不威風。在城下大叫：「呔！城上的蠻子聽者，本帥不興兵來征伐你們，也算這裡狼主好生之德，怎麼你反來侵犯我邦，奪我疆界，連傷我這裡幾員大將，此乃自取滅亡之禍，今入我邦，落我圈套，憑你們插翅騰空，也難飛去，快把無道唐童獻將出來，饒你一群螻蟻之命，若有半句推辭，本帥就要攻打城門哩。」這一聲大叫，城上叔寶說：「諸位將軍，這一員番將不是當耍的，你看好似鐵寶塔一般，決然利害。」程咬金說：「好像我的徒弟，也用斧子的。」眾將笑道，你這柄斧子沒用的，他這把斧頭吃也吃得你下，比你大得多的，你說什麼鬼話。」元帥說：「如今他在城下猖獗，本帥起兵到此，從不曾親戰，不免今日待本帥開城與他交戰。」眾將道：「若元帥親身出戰，小將們掠陣。」

叔寶按好頭盔，吩咐發炮開城，與他交戰。哄曬一聲炮響，大開城門，帶了眾將，一馬衝先，好不威風。祖車輪把斧一擺，喝聲：「蠻子少催坐騎，可通名來。」叔寶說：「你要問俺的名麼，大唐天子駕前，掃北大元帥秦。」

祖車輪呵呵大笑道：「你大唐有名的將，本帥只道三頭六臂，原來是一個狗蠻子，不要走，照爺爺傢伙罷。」把斧一起，叔寶把槍一架，噶啞一響，說：「呔！慢著，本帥這條槍不挑無名之將，快留個名兒。」車輪說：「魔家乃赤壁寶康王駕下大無帥祖。」叔寶說：「不曉得你番狗，照本帥的槍罷。」

望車輪劈面刺來，車輪說聲：「好。」把開山大斧一迎，叔寶叫聲：「好傢伙！」帶轉馬頭，車輪把斧打下來，叔寶把槍一抬，在馬上亂晃，把光牙一挫，手內提爐槍緊一緊，直望車輪面門刺來，車輪好模樣，那裡懼怕，把斧鉤開。正是：強中更有強中手，唐將雖雄難勝來。